

說夢

廢名

S笑我的一枝禿筆，我可覺得很哀，我用他寫了許多字。

我想，倘若我把我每篇文章之所以產生，寫出來，——自然有些是不能够分明的寫出來的，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或者可以證明厨川百村氏的許多話。好比我寫河上柳，是在某一種生活之中，偶然站在某地一顆楊柳之下；「花炮」裏的詩人，是由某地起感。我的朋友，曾慇懃我這樣做，但這又頗是一件寂寞的事呵。

記得什麼人有這樣意思的話：要多所忘却。真的，我忘却的東西真不少，都隨着我過去的生命而逝去了。我當初是怎樣的愛讀鄉愁，金魚（俱見周作人先生「現代日本小說集」這類作品，現在我連翻也不翻他一翻）

我的抄本上還留下了不少的暗號，都是寫「竹林的故事」時預備寫的題材，現在我對着他們，正如對着一位死的朋友，回憶他的生前，哀傷着。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鄉，是我過去的生命之結晶，現在我還時常回顧他一下，簡直是一個夢，我不知這夢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議！這是我的傑作呵，我再不能寫這樣的傑作。

我當初的天地是很狹隘的，在這狹隘的一角卻似乎比現在看得深。那樣勤苦的讀人家的作品的歡喜，自己勤苦的創作的歡喜，現在覺得是想像不到的事了。但我現在依然有我的歡喜，此時要我進獻於人，我還是高興進獻我現在的歡喜。不過我怕敢斷定——斷定我是進步了。

我曾經爲了「吶喊」寫了一篇小文，現在我幾乎害怕想到這篇小文，因爲他是那樣的不確實。我曾經以爲他是怎樣的確實呵，以自己的夢去說人家的夢。

我此刻繼續寫「無題」，我也還要寫張先生與張太太這類東西。就藝術的壽命說，前者當然要長過後者，而且不知要長過幾百千年哩。但他們同是我此刻的生命，我此刻的生命的產兒，有時我更愛惜這短命的產兒。好罷，我願我多有這樣的產兒，雖然不久被拋棄了，對於將來的史家終是有一點用處的。（附說一句：我對於梅蘭芳君很覺歉仄，因為張先生與張太太那篇文章裏我提起了梅君的名字，梅君那樣的操業是只能引起我的同情的。）

我的脾氣，誠如我的哥哥所說，非常急躁，最不能當住外來的激刺，有時真要如「石勒的殺人」，——到底還是我罷，石勒的殺人不終於流了眼淚嗎？

我有時實在一個字也沒有，但我覺得要擺出一張白紙。過了幾個黑夜，我的面前洋洋數千言。

最高與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興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

有許多人說我的文章 obscure，看不出我的意思。但我自己是怎樣的用心，要把我的心幕逐漸展出來！我甚至於疑心太 clear 得利害。這樣的窘况，好像有許多詩人都說過。

我最近發表的楊柳（無題之十），有這樣的一段——

小林先生沒有答話，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裏只有楊柳球，——除了楊柳球眼睛之上雖還有天空，他沒有看，也就可以說沒有映進來。小林先生的楊柳球浸了露水，但他自己也不覺得，——他也不覺得他笑。……

我的一位朋友竟沒有看出我的「眼淚」！這個似乎不能怪我。

佐藤春夫很有趣的說道：

「一個人所說的話，在別人聽了，決不能和說話的人的心思一樣。但是，人們呵，你們卻不可因此便生氣呵。」

是的，不要生氣。

我有一個時候非常之愛黃昏，黃昏時分常是一個人出去走路，尤其喜歡在深巷子裏走。「竹林的故事」最初想以「黃昏」為名，以希臘一位女詩人的話做卷頭語

「黃昏呵，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驅散的一切，你招回綿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親的旁邊。」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黃昏漸漸於我疏遠了。

藝術家要畫出醜惡的原形相，似乎終於把自己浸進去了。這是怎樣一個無心的而是有意義的事！

創作的時候應該是「反芻」。這樣纔能成爲一個夢。

是夢，所以與當初的實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藝術的成功也就在這裏。亞里士多德說：「藝術須得常是保持 continual slight novelty.」西蒙士 (A. Symons) 解釋這話道：「Art should never astonish.」這樣的實例，最好是求之於莎士比亞。莎士比亞的劇劇多包含可怖的事實，然而我們讀着只覺得他是詩。這正因爲他是一個夢。

不要輕易說，「我懂得了！」或者說，「這不能算是一個東西！」真要賞鑒，須得與被賞鑒者在同一的基調上面，至少賞鑒的時候要如此。這樣，你很容易得到安息，無論擺在你面前的是一座宮殿或只是一間茅舍。

有時古人的意思還沒有說出罷，然而我看出了，真逆於心。這一類的實例舉不勝舉。記得有一回我把這一首詩指給一個友人看——

憶我少壯時	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鸞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頽	此心稍已去
值歡無復娛	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
轉覺日不如	壑舟無須臾	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	未知止泊處	古人惜寸陰
念此使人懼		

我對着我的朋友笑道：「你讀了陶淵明這個『懼』字作如何感呢？我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然而解詩者之所云，了不是那麼一回事。難怪他們解不得。

有時古人只是無心的一筆罷，但我觸動了，或許真是所謂風聲鶴唳。這個有很大的道理存在其間。著作者當他動筆的時候，是不能料想到他將成功一個什麼。字與字，句與句，互相生長，有如夢之不可捉摸。然而一個人只能做他自己的夢，所以雖是無心，而是有因。結果，我們面着他，不免是夢夢。但依然是真實。

我讀莎士比亞，常有上述的情況。Hamlet的“dying voice”，是有心的寫還是無心呢？但這一句，

Hamlet 的最後一句——
The rest is silence.
在我的耳朵裏常是餘音嫋嫋。

那之前，Hamlet 對他的朋友道：
…… What a wounded name,

Things standing thus unknown, shall live behind
me.

If thou didst ever hold me in thy heart,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y breath in pain,
To tell my story.

說到這裏，遠遠聽見——倘用中國話，應該是敲戰鼓罷，道：

What warlike noise is this?

就全劇的結構說，到此本應有此插入，但我疑心我們的詩人與酣筆落，落下這“warlike noise”，至少這一個聲音在我的耳朵裏響得起勁。

如此類，很多。在“King Lear”這齣戲裏面，Edgar 回答 Gloucester 道：

Y'are much deceiv'd; in nothing am I chang'd
But in my garments.

情節本是如此，Edgar 換了新裝，著者自然要這樣敘述。然而觸動了我。

儒林外史的作者未必能如我們現代人一樣罷，然而我此刻時常想起了他。這時我也就想起了水滸。不管原著者是怎樣，我實是同一心情之下懷念這不同的東西。

世間每有人笑嘻嘻的以「刻畫」二字加在這種著者頭上，我卻很不高興聽。自然，刻畫我也不想否認。

有人說，文藝作品總要寫得 interesting。這話我也首先承認。

我從前聽得教師們說：「莎士比亞，彷彿他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職業，從國王一直到『小丑』，寫什麼像什

麼。」我不免有點不懂，就決心到莎士比亞的宮殿裏去試探。現在我試探出來了，古往今來，決不容有那樣爲我所不解的似是而非的說法！我只知有那一個詩人，無論他是怎樣的化裝。偶見西蒙士引別人的話評論巴爾扎克，有云：

「簡括的說，巴爾扎克著作中的人物，那怕就是一個廚役，都有一種天才。每個心都是一管槍，裝滿了意志。這正是巴爾扎克自己。外面世界的一切呈現於巴爾扎克的心之眼，是在一種過分的形像之下，俱有一種有力的表現，所以他給了他的人物一種拘攣似的動作；他加深了他們的陰影，增強了他們的光。」

這個我以爲可以施之於任何作家。有時看起來恰是相反，其實還是一個真理，——我是想到了契訶夫。此刻我的眼前不是活現一個契訶夫嗎？

波特來爾說：所有偉大詩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要成爲批評家。又說：那是不可能的，爲一個

詩人而不包含一個批評家。

這本是一個極平常的事實。波特來爾自己就給我們做了一個模樣，——他之於亞倫坡。

與上面的話同在一書之中，有弗洛倍爾寫給波特來爾的一封信，是他，那白玉無瑕的小說家，讀了他的 *Les Fleurs du Mal* 而寫的，我很高興的譯之如下：

「我把你的詩卷吞下去了，從頭到尾，我讀了又讀，一首一首的，一字一字的，我所能夠說的是，他令我喜悅，令我迷醉。你以你的顏色壓服了我。我所最傾倒的是你的著作的完美的藝術。你贊美了肉而沒有愛他。」

「不薄今人愛古人」，此是有懷抱者的說話。記得魯迅先生以此與別種不相稱的句子聯在一起，當是斷章取義。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我有時又頗有此感。

一九二七，五，十九。

寂寞

十九 四月

燕 燕

我愛這個四月。

夜裏，在夾衾裏濕冷而又溫暖，小雨黑而溫柔的落了一夜，不，也許在我入睡的時候，却停止了幾回。

早晨，鳥兒欣悅而寂閒的叫着，迷迷濛濛的已經走到一個野外的荒園裡，那斜依在籬上的桃花還沒有落，那末紅蓉蓉的含着水珠，宛如一個媚目的紅腮人含着淚珠，盈盈的還沒有落，快要落。

在那籬旁，又有一棵白色的少艾的李花，她的身子很細小，窈窕的立在籬上，她的瓣兒總是很少艾，很年青。

還有，從那濕了鞋的麥上走過去，越度過去，有一半土垣，年前的白草茸茸的在牆頂上，下面却綠了腿。就在這土垣後，盛開着三棵梨花，就是在眼前，眼前。她們是這樣素潔而溫雅，並不薄紅的秀媚，却像是一個圓膀子的白衣女子，不喜歡說話，一心的清白的智慧，

稍噴了一點清冷的香水在身上，年紀約有二十多歲，因為梨花絕不像二十以下的女郎呵。

再走，到了那河岸，對着薰暖的朝陽，柳林的幹都染成濕色，溫柔而黑新。鳩兒幽怨的鳴着，像懷春而成熟了的戀歌。麥田像一個叢開着露珠的花的大草原，大綠毯，綠得溫黑似的了，遠處的珠光却浮起了一叢白，白，白茸茸，白瑩瑩。

空氣清濕而含麥葉的香息，柳的苦香，宿雨的氣息，恬靜而含愛意。在林裏，茅屋的四圍，埋着些樹枝做的籬笆，桃花掩在那裏，真的，就只有梨桃花。

到了晌午，蜂兒合小蝶，在每一棵花樹上哄鬧成一個圓的大樂器，籬下的微風微動，又嘆息似的消沒，蜂兒忙得幾乎亂撞亂顛，單調而又糾紛的囁噓。每個花瓣裡都要爬進爬出。那薰得人想倦睡的天氣，還不說，還不說……只說到了黃昏，到了黃昏，到了黃昏……到了黃昏，在園裏一些無人的屋，黑洞洞的，寂悄，空虛而幽蜜，像美男女偷會的屋子裏的溫黑而幽蜜，呵！不可

說的幽蜜，白花還星星散散的，綴在微黑的籬上的黃昏裏，桃花却由紅而溫柔的黑茸茸了，空氣幽蜜而又芳香，像在悄悄的熟睡的乳息的白胖的小孩。

我心裡思念着往昔，她的影事。這個黃昏幽蜜的觸着我的心，像合她的那往昔的黃昏一樣，我心裏滿盈而又憂愁。

幽久的，螞蟻又朗誦着那神密的文章，像一篇很長的咒文，能指着一切使靜悄而安睡。

夜幕真落了，落到地下了，去睡罷，去睡罷，至於失眠一事，我真不想……我真不想嘮叨了。

我愛這個四月，雖只有空虛合孤寂……我愛這個四月的黃昏。

十六，四，二十二日。

二十 你去了的黃昏

你去了的黃昏

你的那個屋裏

幽靜而又空虛。

門外開着一棵紅花，

我不知她的名字，

她只紅紅的寂寞的開着。

你去了的黃昏，

我心裏滿溢着，

微溫的寂寞，

我悵悵的滿想哭，滿想哭，

噫，哭我這無主的鬼魂。

十六，四，二十六日作。

暮春

衣萍

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而現在這醉人的桃紅柳綠的暮春呀，正是一對對的愛人携着手在中央公園或北海行樂的大好時節！

然而她的確病了。

在前兩天，我邀她出門去玩。她換上一身黑色的衣服，我心中頓時感覺不快了。我說：「你爲什麼不換上那件水紅色的花絲葛長袍？那件衣服好看！」她斜視了我一眼，說：「你總是愛紅，真是俗氣！」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個俗物。但我自己平常也只愛穿灰色或淡色的衣服。却偏願意我的愛人穿得紅紅綠綠地。怎樣矛盾的可笑的我的心境呀！然而要說我願意她穿得好看，是把她當做玩物，這不但我不承認，她也決不相信的。

然而充滿了愛情的室中，的確起了風波了。

「你穿黑色的衣服，我是不陪你出去玩的。」我說。又惡狠狠地加上兩句：「你要穿黑色的衣服，等我死了再穿罷。」

「不去就不去！」她已經拿起了錢夾，披了圍頸的輕紗了，登時又全都放下，氣紅了臉，說：「我知道你現在有了旁人了，所以常常找我的錯處！」

她氣沖沖地走進房內，倒在牀上睡下了。

「旁人！誰？你說出名字來！」我趕進房去，站在牀邊，追着問。

她只是不理，一翻身，把脊背朝着我了。我看見她抽抽咽咽地痛哭的神氣，心中早已軟了一半，口中却偏要裝硬，還是問：

「誰？你說來！」

你們都有過愛人的麼？你們知道，兩口兒鬥氣，究竟比不上軍閥們打仗，要倔強到底纔算好漢的，而且也不必找出什麼不相干的名流政客的第二者來當調人。

晚上，李媽端上飯菜來。我點上燈，走進房，笑嘻嘻地說：「小姐，請起來吃晚飯了罷。」

她仍是不理，頭朝着牀裏。

「好了，該起來了。」我嘻皮笑臉地，把她的身子一搬，她的上半身便全在我的懷裏。我把我的嘴緊緊的親着她，要在平時，她的舌尖便早已送出來了罷。然而她這時只是雙唇緊閉，好像現在南軍緊守武勝關，防備

北軍來襲擊似的。我的嘴唇只是不停的顫動，舌尖只是不停的進攻。這樣的進攻大約有十分鐘之久罷，她先淡漠地望了我一眼，笑着開口了：「你的鬍子像鞋刷子一般的……」

我纔想起我今天早上忘記了刮鬍子。

一場風波從此平息了。燈光也格外地光明，光明充滿了全屋，似乎表示慶賀之意。

然而無論我怎樣的殷勤，她那晚喫的東西究竟不多，而且很早就去睡着了。

二

誰料她第二天就病了呢？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

在一間狹小的寢室裏，對擺着兩張牀。因為我們倆還不曾正式結婚，照禮不該同在一牀睡着的罷？然而有誰來管我們呢？除了那張開光明的眼來照耀着我們的討厭的燈光。

在每晚熄燈以後，我們倆都各自睡在牀上，誰也不

許搗亂了。然而一到晨光熹微的時節，樹上的小雀兒似乎還沒有起身呢，屋裏也看不見人影。這寢室裏便照例要發生下列的對話了：

「寶寶！……」

「寶寶！……」

「你來！……」

「你來！……」

「你不來！我來了！……」

這對話，好像已經收入留聲機器一般的，每天一樣。只是末句「你不來！我來了！……」有時是她說，有時是我說罷了。

然而那一天的早上，情形却有點特別。

照例的「寶寶！」「寶寶！」還是一樣的親熱的喊着的。後面對話却改變了：

「你來！……」

「我不來！……」

「我來！……」

「你不許來！……」

情形的確有點特別。房裡暫時沉默。接着便有悄悄地動作，我已經從這牀爬上那牀，暗暗地襲進她的被窩裏了，而且她並沒有抵抗，也並不表示歡迎。

這情形更特別了。

我解開衣服，把我的肉貼着她的肉，我覺得她的身子像火一般的燒熱。我的手好像受了什麼束縛似的，再也不敢亂動了。我抱着她問：

「寶寶！你有些發熱？」

「發熱，半夜燒到現在！還有些肚痛呢。」

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偉大的愛人是不願意愛她的人知道她的生病而難受的。她常常有小病，但她常常瞞着我，不願意我知道，不願意看醫生，也不願意吃藥，這就是她的身體漸漸虛弱而且積成大病的原因呀！呵！我的可憐的偉大的愛人！

她說太熱了，不願我抱着她，而且我也不敢抱着她了。我起牀的時節，我說：「寶寶！我願意你即刻退

熱，我爲你禱告。」

「只要你少使我生氣也就好了。」她淡漠地微笑的說，眉端現出痛苦的神氣，陽光從窗上照進來，我望見她的臉同桃花一般的紅。我心慌了。呵，我悔不該爲了穿衣服而使她生氣。我應該懺悔，你叫我如何懺悔呢？

三

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

然而她已經進了醫院了！

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有別離的。

然而我們倆竟暫時的別離了！

我的禱告是無用的！她的發燒還是繼續着，而且，

肚中像刀絞一般地痛得利害。

唉，她的腸病又發作了。一直到下午還是嚷着肚痛。

德國醫院呢，太貴了，那是闊人們的醫院；協和醫院呢，醫生太糊塗了，會無緣無故地把「名流」的腰子割掉一個；經過了一次商量之後，便決意把她送進同仁

醫院去了。

當我和她坐了汽車到同仁醫院去的時候，我望見她身上還是穿着那套黑色衣服，忽然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悲哀，我目眩了，彷彿眼前變成黑暗，全身不由的寒冷而且顫抖起來。

然而有什麼可說呢？我咀咒這黑色的衣服，牠是我生命中的悲哀的象徵。然而我還敢說什麼呢？

經過了一個有「仁丹鬍子」的醫生的詳細檢查以後，說她的病也許是盲腸炎，然而，還不能十分斷定。

看護婦將她扶進二等病室去了。

我趁便問那「仁丹鬍子」的醫生：她的病有危險沒有？

他想了一刻，用他的不甚流利的中國話回答：「危險，不敢說……沒有？再等一晚看，看看還發不發熱，痛不痛？你懂不懂？要是盲腸炎，就該用手術！」

「用手術！……」我呆住了，但我知道盲腸炎是免不了要用手術的。

「對！用手術，就是剖肚！懂不懂？」

「懂！……」我身上的衣服已經給汗珠濕透了，四周的空氣似乎忽然加熱起來，我的心跳得利害，接着問：「有危險沒有？」

「危險？說不定！她的身體不很好，不知道麻醉的時候……」

看護婦拿了旁人的一個病單進來了，我只得茫然地走了出來。

美麗的穿着白色的衣服的日本看護婦一個個的從我的身邊走過，迷人的香氣，順風飄到我的鼻裏，然而我無心賞鑑這一切的誘人的靈魂。我一直走到她的病室裏。

她在靠窗的牀上躺着，白色的被褥，白色的枕兒，白色的牀，以及一切房中白色的桌椅的陳設，更襯出她的臉龐的鮮紅。我摸摸她的額，額上仍是滾熱的。

「你同醫生說了些什麼？」

「沒有什麼！」

「我的病不很好。我想我的媽媽，想得利害，這是

不好的！」

「你不要害怕！寶寶，醫生說你的病不要緊！」

「你不要哄我！……我想我的媽媽……」

「好，我寫快信叫你媽媽來。」

「不！那樣一定會把她急壞……」她想了一刻，問：「醫生說要用手術不？」

我知道她平常膽小，一定怕用手術的，只得謊着答：「沒有說……」

一個胖的看護婦拿了溫度表走進來了。她做做手勢，似乎要我走出病室去，她說病人不能多說話。我握着我的愛人的手，悵然地坐在牀沿上。她微笑了一下，走出去了。

我們倆眼睜睜的對望着，她的淚珠兒不住的滾下來，我忍着眼淚，用手帕揩乾她臉上的淚珠，低聲說：

「寶寶！你應該忍耐些！」

「忍耐，我怕這次要死，我怕見不着我的媽媽……」她流着淚，說。

「死，不會，不許說！」我連忙阻止她。

「真的，我死了呢？」

「我也死了！」我覺得愈說愈傷感，便用手閉着她的嘴，說：「不許再說了！」

她痛苦地閉起雙眼了，我望着她的發着熱的鮮紅的臉龐，想起了她的話以及「仁丹鬍子」醫生的話，心中有說不出的無限憂愁：她的身體是這樣弱，用手術時的麻醉真是一件危險的事呀！……一月前C學校的S姑娘不是禁不住麻醉而在施手術時一去不返嗎？……她同她患着同樣的可怕的病。……那樣美麗而可愛的姑娘！一去不返了！……假如她也像S姑娘一般，一去不返……怎麼好？……

死！唉，可怕的死！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死的！

……
我真怕想下去，我忍不住我的眼淚，只好讓牠滔滔地直流了。

「你——你不要傷心了……」她張開眼來，無力地

說。

我連忙揩乾我的眼淚。

「你還是回家，叫李媽來陪我。」

「不，我在這裏陪你，今晚不回去。」

「你還是回去，叫李媽來，你還沒有吃晚飯呢。」

「我還要來……」我握了一握她的手，走出病室了。夕陽照在屋角之上，我知道時候已經不早。醫院的診病室裏已經冷清清地沒有人了。黑夜不久就要來了罷，我害怕那危險的殘忍的黑夜。這僅有的恐怖的黑夜呀！我的愛人的明天的命運全握在他的手裏！晚風吹起了地上的灰塵，灰塵迷漫了眼前的一切。我坐在那送她來的汽車中，我的心好像壓迫輾轉在沉重的車輪底下，隨着急速的車輪的走動而震顫得碎痛了。

四

李媽已經到醫院去了。

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會。

我想閉起我的雙眼，但是我的眼皮好像有什麼東西

在牽制着的，只是閉不起來。我仰望着這方塊形的房子，這模糊精美的小房間，這房間內一切的整齊的陳設，全是她親手設備的。四壁掛着她所繪的菊花，那菊花是永久鮮艷着的呀。我那繪菊花的人兒呢？屋外傳來的賣雞蛋的聲音，賣花生的聲音，以及賣晚報的小孩的聲音，這種種遭雜的聲音，使我覺得腦痛頭脹。我咀咒這熱鬧的環境。我感覺屋內的空虛，彷彿缺少什麼似的。我很想張開口來，大聲地喊：

「我的寶寶！」

似乎有什麼東西塞住我的咽喉，我只是喊不出聲來。我張開我的兩臂，想擁抱些什麼，但我擁抱着的只是我自己清瘦的肉體。四周書架上堆滿了書籍，只引起了我心中無限的煩悶。

「智識原是不能給人們半點安慰的呀！」

我站起身來，走進臥室，看見那對擺着的兩張牀，我躺在她的牀上，想尋找她的遺留的芬芳的聲息。但我感着牀上的被兒，枕兒全是冷冷清清的。我那溫柔而美麗的

人兒呢？

「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

我真想放聲大哭起來，如果能夠大哭一場，倒也痛快，可惜淚不慰我，欲哭不能。我走出房門，看見窗台上擺着她日前在護國寺買來的兩盆月季花，在晚風中搖曳着。花兒似乎也在記念她的主人罷？我迷戀在這寂寞的空屋中幹什麼呢？我告訴僕人好好的看門，便捧了兩盆月季花，帶了幾本書，仍舊跑到醫院去了。

☆

☆

☆

☆

她閉了雙眼，很安靜地，似乎睡着了。

李媽坐在靠牀的椅上，做做手勢，叫我不不要驚醒她。

我把兩盆月季花放在牀前，趁着燈光，看見她的臉龐還像玫瑰花一般鮮紅。

我打開房門，便想走出去。

她已經醒了，說：「你——來！」

「你好好的睡罷。我走了。」我說，又暫時站住。

「你不用回家了，就在附近的旅館裡睡一晚罷。明兒一早……」

「好，明兒一早就來……」

我到那裏去度過這可怕的一晚呢？東城有很多熟悉
的公寓，公寓裏有很多熟識的朋友，但我實在懶得去驚
擾他們。況且旁人決不會了解自己的悲哀的。悲哀時去
拜訪朋友是怎樣的無聊呀！P. C. 書局很近，到 P. C. 書局
去混一晚罷？老板又太忙，晚上要算賬，洋錢的的噹噹
地，究竟也不便。想着想着，已經走到王府井大街，看
見燈光輝煌的大安飯店，便不由的走了進去。

(未完)

閒話拾遺

三四 古詩

豈明

今年北京初夏是五行志裏的天氣，可以說是民國以
來所未有，在人事方面也是如此。並不是我不服老，實
在是因爲這個天氣的緣故，使我在四五月裏病了有好幾

次。近來又患喉痛，躲在家裏，無聊時只能找出舊書來
消遣，有一本希臘古詩選，翻開講墳墓與死的一部分來
看，有些實在非常之好，心想譯他出來，反復試了幾
遍，終於不成功。有幾首戲譯作偈式，當然不像原來的
色相了，不過也還古怪得有意思，選錄三首於此，可惜
這半天的破掃帚掃地之白費也。

一 Karteros en polemios —— Anakreon.

提摩揭多尸 戰鬥最勇猛 此爲其墓表

戰神阿勒尸 不珍惜勇士 而惜懦怯者

二 Tis xenos, o nauages? —— Kallimachos.

汝死水難者 是誰埋葬爾 盧恩諦訶斯

岸邊得我尸 於此爲造墓 垂淚念凶運

自身亦非安 如鷗飄海上

三 Kuanopin Mousan —— 無名氏

黑眼慕薩女 美音之黃鸝 倏忽入墳墓

遂爾無聲息 嚴臥如石頭 全慧有榮譽

黃土覆汝上 願汝勿覺重

以上第一是戰死者的墓銘，第二是死於航海的，第三是一個名叫慕薩的歌女。還有一首，雖然很喜歡，却總是寫不好，只能把大意譯出罷了，這也是無名氏作，大抵是羅馬時代的作品。

Anthea polla genoito neodmet òepi tumbò,

Mē batos auchmèrè, mè kakon aigipuron,

All'ia kai sampsucha kai hudatinè narkissos,

Ouibie, kai peri sou panta genoito rhoda.

「願羣花生長繞此新墳，不是乾的荆棘，不是惡的羊躑躅，却是紫花地丁，藿香花，以及濕的木水仙：維褒思，我願你周圍滿生薔薇。」

上邊所說的花除荆棘外都非確譯，紫花地丁與薔薇似乎還可以對付，雖然實際是很不相同。

三五 「覲破補拏搯」

農人

近來又犯了「咬文嚼字」的毛病，寫不出東西來，思蟲雖總是在腦瓜骨子裏鑽來鑽去，却找不到合適的字路，放它出來，只可容它盜空了腦髓再說吧。我又想，別人許也感覺着現今字典上有許多字不合用，而少了那些字，又說不出整句話來。所以我很想做一宗投機發財

的事業，在最近的將來，編出一本新字典來。字典的內容，不但把共，和，平，等最討厭的字撤掉，就是中，公，齋莊等有關係的字也一律取消。不過，中國是個 *Republic*（共和國之意），國上邊的兩個字，都在被嫌疑之列，尤以第一字殊屬不宜國體。我會想用「合」字替代，稱「合和國」，表示地水火風四大和合之意；細想也當躲避和字。我委實着了急，因為這事關國家，匹夫與有責焉。想來想去，真不知道耗費了我幾萬秒鐘，纔想出高主意來，就是把 *Republic* 譯為——「覲破補拏搯」。若諸熱心國事者以為「中華」的中字也欠妥當，最好把 *Chinese* 這字也譯出換上。*Chinese* 是三音聯成的——*Chi*（拆）*ns*（你）*se*（思）。我現在還沒「揣摩」出可用的福瑞字來，請大家「勞駕」替我想一下子，這也是義不容辭的事情呢。

五月十一日。

編者附案，中華二字，可照「將來小律師」某君所說，寫作「蔡孛」，即大英國文 *China* 之英譯，見所著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中。又鄙意中華或亦不妨稱為興華，而共和國等字樣則可改為「義合國」，竊察北京商店喜用義合什麼或什麼義合，可見係民意

所好，又前曾有義合拳，於歷史上亦有根據也。至於敵處宛平則可以加一鈞稱「宛平縣」，亦頗有古趣。

三六 擦背與貞操

登明

順天時報前借了「目擊」者的話，造武漢裸體游行的謠言，後來經別人證明虛假，這纔說裸游「敢是謊」，至十四日的報上也就不能不承認是謠傳，却又借了耳食的話，宣傳武漢女子洗澡叫伙計擦背等事。我想這或者未必是謠言，但我不知道作這樣宣傳的日本人是何心理，到底是昏憤呢，還是卑劣？該日本人等來中國宣揚德化，維持禮教，當然以上國的文明為模範，但我要請教日本人，在貴國澡堂裏是不是普通悉以男人為女子擦背，在貴國是不是有「三助」(Sansuke)這個名稱？不必徵引外骨氏的記錄，大家知道三助是專門替人家擦背的，聽「番臺」的拍子木為號，一聲則往男湯，兩聲則往女湯去侍候主顧。或者有些性感覺太敏的中國道家要加以嘲笑非難，我却覺得沒有什麼，因為擦背與貞操似乎沒有多大關係，這種風俗在日本倒還是一種好的方面的事情，至少在我個人是覺得如此。但現在却不得不請教

該日本人等，到底擦背與貞操有若何重大關係，究竟貴國的三助制有沒有完全禁止，在公等來敵國維持禮教之前？倘若不知道本國有擦背之事而來指摘別人，是為昏憤；倘若知道而故意裝痴，肆口罵人，是為卑劣；公等二者必居一于是矣。日本人欲嘲罵中國之非禮教的事，請先自省察一下，再說不遲，若寫成漢文以示華人，則可請不必，乾脆地說就是不應該。——順天時報真可以說是世上絕無僅有的國際黃色新聞，由日本人在中國用中國文發行，專以侮辱中國，奴化中國人為事的，其荒謬狂妄直是言語道斷，而京兆人爭先讀之，實不可思議也。

三七 不知道吳又陵

服媚

從陳石遺主編之國學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發現了「嚴幾道先生佚詩」，將詩看了一遍，不禁笑了，為什麼呢？且慢慢地講來，先把詩錄在下方，請大家看看。

書懷

搬柴運米慚無法，附鳳攀龍苦未能。短後衣裳遠遊履，商量負手看呼鷹。老子遨遊樂未央，南樓風月自清涼。平生不解公卿貴，

坐笑張湯造請忙。

與周香祖小飲作

沈水鑪香細細薰，雙情端不解迴文。尊前携手宜商榷，人比黃花瘦幾分？

鴛鴦無羨况神仙，同氣人花合愛憐。他日有情忘不得，歸來堂內賭茶天。

題李姚琴萬慎子詩文卷

桂香蘭笑總芬芳，微悵春深綺夢長。恰似玉人憔悴後，金翹重理舊時妝。

七載京華筆有神，揚雲秋室任生塵。亂頭粗服堪傾國，海水天風漸逼人。

詩後附有跋云，「幾道先生詩鈔，經上海國華書局刊布，右詩六首，乃從高茶禪日記中錄出，爲詩鈔所未刊者，吉光片羽，亦足珍矣，乙丑長至節，侯官林宗澤記。」

我把詩和跋看了之後，便提起筆來批其後道「此係成都吳又陵先生的著作，見秋水集，周香祖當作曾香祖，乃吳又陵先生的夫人。」這本秋水集是柳亞子先生

送我的，曾經翻閱過幾回，前四首，的確確載在集中，並沒有一字錯誤，我很記得；後兩首，卻記不清楚了。這本詩集，現在不在手邊，無從取證，但是從聲調上考究出來，很與前四首相同，也可斷定一人所作無疑。

高茶禪日記，我雖不曾見過，猜想起來，這六首詩必定署有又陵二字，所以林宗澤便誤會了，吳又陵先生見之或不以爲意，我卻有點動起肝氣來了。

那林宗澤腦筋中，只知道「籌安會」的嚴又陵，却不知道別有一個吳又陵，所以不辨青紅皂白，大書而特書曰「嚴幾道先生佚詩」，那位編輯大先生也是這樣一流的的人物，看見嚴幾道三個字，便不管詩中的意思，與嚴的行事合不合，刊布出來，以爲榮耀，真真昏憤到極點了。

書懷詩上，我更有題詞道「這兩首假使爲嚴的作品，那麼把「籌安會」中的勾當，起嚴於地下而詰之，尙有何說？」十六，四，二十於上海。

關於燕子山僧集

豐明先生：

我日前由東莞回到廣州，在中大友人處談起了我編的燕子山僧集，說是語絲上刊有關於燕集的不少的文字。我聽了非常高興，即忙跑向經售語絲的幾家書店裏購買；但是掃興得很，以前的徧徧賣完了，僅僅買得由一二一至一二五的幾期。在茶肆中，把所有的題目流覽一過，却又看不見一篇關於燕集的文字，只有一篇關於曼殊卒年的學昭姑娘的通訊。在那篇通訊裏面，我知道語絲上確曾刊過不少的關於燕集或曼殊的文章，可惜我無緣拜讀，真是悵惘之至！

燕集的編法，不但讀者們不滿意（聽說晨副上有人在做文章罵我，我也「無緣拜讀」，可惜之至！）就是我何嘗覺得滿意！但是燕集的來歷和我編這書的動機，不妨向先生說說。在這部書的短序上也曾說過：「嘗與友人論曼殊大師遺著，瑰麗鬱達，出諸自然，以其漫不成篇，引為深恨。」這算是我編這部書的最大動機了。我愛曼殊的東西，固然由于他的東西「瑰麗鬱達」。也是由于我同情他的身世，同時也是我自己可憐自己！所

以平常很留心世人關於他的評論。有一次我在趙景深先生（那時他還在長沙）房中間談，無意中看見了一篇關於曼殊的文章（題目我已忘記，好似在鄭振鐸編的鑑賞上面。）牠的大意是：I，曼殊的藝術手腕是很高強的；II，埋怨胡適之博士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中何以無曼殊之名；III，希望有人能將曼殊的作品編成一書。我久想要做的工作，至是更使我堅決的去做了。但是因為我年紀很青（那時還只十七歲？）很害臊說了出來，恐怕難成事實，給人笑話，所以當時暗暗進行而已。後來因為學校功課很忙，這件事不得已暫時擱下，一直到歸家為止。

我回到故鄉，常向我的三哥和碧玉姑娘談這件事，他們非常鼓勵我，要我轉到長沙時去做。我到長沙以後，着實的做起來：從早到晚，都是忙着怎樣編這書的問題，甚至于「廢寢忘餐」。只是在長沙可以質疑問難者無人，不免常常感到失望。後來稍有頭緒，我纔寫信給趙景深先生（那時他已到上海去了）求他多多指教。他的覆信，實在給了我不少的指示，這也約略的在

原序上說過了。他並且說：白采先生曾對他說過，焚劍記絳紗記是廖叔凱先生作的，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所以我纔把這兩篇刪去。另外據他所知道的曼殊還有一篇天涯紅淚記載在小說大觀（文明書局出版）第十二集上，偏長沙又無這書可買，不能錄下收入，真是可惜極了。所以除了將我素來知道的找得着的編上以外，不能更加上一篇我未知道未讀過的曼殊的作品，我時嘗「引為深恨」！我當時曾寫信給景深先生，說是過于草率，不敢拿來出版；他覆信說：你現在所編下的稿件，就算曼殊遺著的第一集，也未嘗不可。于是我所編的書，遂由他介紹到中原書局出版去了。

時間幾乎經過了一年之久，我已由長沙到廣州來了，纔在市上看見這部書。我幾乎已忘記了有這麼一回事！我非常生氣，怎麼印刷得這麼壞呢！我當時在致景深兄的信中曾這麼說過；他覆信說：我們是窮人，沒有辦法；自己印，又沒有錢！

這部書我得到的報酬：第一版書二十本，再版書三十本，如此而已。

誠如景深兄所說：我們是窮人，沒有辦法！所以我很感謝劉鐵冷先生，承他將這部書出版；不然，誰肯給我印出來呢！

我本想于再版時改正一下，因為當時我已入伍，非常忙碌；初入軍中，什麼也過不慣，苦悶無限！成天的不是講求「殺人之道」，就是「跑步拖槍」，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聽說柳亞子先生預備弄曼殊全集，我非常歡喜；曼殊有靈，也當安慰些罷。

我說了這許多，空費去了先生的時間；對於我這個過于瑣屑的人，未免有點唐突，就此收場罷。但是此間的情形，趁此機會，不妨向先生二道：世人不是懷疑甚至于相信廣東已「赤化」了嗎？「赤化」不就是共產公妻嗎？可是我到此地來仍然是沒有老嫗，不待說，十字街頭的攤上擺在那裏的蜜柑甚至尤其小焉者如蘿蔔之類，也還是要錢買的。廣東之所以與他處不同者：因為有人民的政府，人民的組織和人民的武裝而已。這或者就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以及其他愛國者如國家主義派之類所謂的「赤」吧！然而近來斗變星移，又是另換新局面了！……

四月二十八日，段菴旋于廣州。